

# 再跑啊！

大河

授課法師出了個作業題目「生命中最快樂的日子」。哪段日子是我最快樂的日子呢？周圍的同學，有人說童年；有人說現在；還有天天快樂跟天天不快樂的兩個極端。我卻在簿子上先寫下了：「記憶中，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歲月，是在高中聯考前的一個月。」學生時代，考試一直是躲不開的麻煩事，但很神奇的是，那一個月的生活，我至今回想起來，還是那樣的充實而鮮明。

事實上，國三那年，課業複習剛開始並不是那麼順利，心理總是因壓力而無法專心。眼看時間一日一日逼近，進度還是無法趕上，尤其是英文——喔！我那破爛的文法——還有好多其他要複習

的功課，怎麼度過這最後一個月呢？父親見我這樣，為了鼓勵我，有天，他把我找去，說如果考上第一志願——建中，他就送我一樣禮物。「你想要什麼呢？」父親問我。

我想要什麼呢？瞪著天花板，腦中浮起很多很多東西：運動鞋、隨身聽、腳踏車……我想要什麼呢？一晚輾轉難眠，想要的東西真多，要選哪一樣？隔天，我照例睜著半開不醒的眼睛，拖著沉重難以邁開的腳步，開始我聯考小子的一天。

搖著筆桿，翻著參考書，抓著頭髮，我喃喃背著英文單字。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逐漸靠近，終止在我左邊的座位。「黑仔，怎樣？單字背完了嗎？」我

頭抬也沒抬地問了一聲。

「背多少算多少啦！畢業後，我要去我阿爸的工廠幫忙啦，除非阿度仔（台語）來訂貨，不然，我去跟誰 say hello 啦？」

「你阿爸的工廠不是很遠？你怎麼去？」

「怎麼去？靠這張馬力超強的野狼 125 啦！」說罷，黑仔指指他腳邊一張木椅。

黑仔八歲得了小兒麻痺，雙腳癱瘓，他沒去開刀裝支架，也沒去做復健，行動都靠那張木椅。先抓著木椅放穩，撐著身體，然後拖著雙腳向前。像煽火風箱漲滿又壓出般規律，黑仔的每一步——吸氣、向前、爬、呼氣，吸氣、

向前、爬、呼氣，還有著雙腳輕聲的「窸窣窸窣」拖地。一直盯著看，會覺得那彷彿是某種存在他身上的律動，正自然而規律地進行著。

「你的野狼 125 行嗎？等你到了，大家都下班了。」

「我阿爸有說啦，等家裡有錢，會買一種用手搖的三輪車給我啦。到時候，我就可以縱橫天下啦！」

停在黑仔身邊那輛「野狼 125」——椅座兩邊木頭，因為長期抓握，磨得晶亮晶亮的；其中一隻椅腳已經歪斜，怎麼承載日漸發育長大的黑仔？

晚上回到家，父親拍拍我的肩膀：「怎麼，還沒想好要什麼？我是說真的，只要你考上了，就買給你。你想要的

「什麼？」

我想要什麼？瞪著天花板，突然浮起黑仔抓著木椅行動的畫面——自然而有

規律地吸氣、向前、爬、呼氣；吸氣、向前、爬、呼氣——「黑仔得這樣走一

輩子嗎？」我心想。突然，行動中的黑仔轉過頭來朝著我嘿然一笑，說：「這沒什麼啦！」我嚇得坐起身來，睜眼做夢嗎？真是，我搖搖頭，牆上的鐘已經快兩點了。趕快睡，明天早自習還要考英文。喔！我那破爛的文法

隔天，出門前，我給父親留張字條，寫著「手搖三輪車」。

也不知為什麼，從那天開始，每天早上六時起床，十一點睡，其他的時間都

很心安地看書，進度也是按計畫進行。

同學們一起認真讀書……考前那一天，完成所有的進度。去看考場時，大家心情也都很輕鬆，覺得自己已盡力，考得如何，好像不那麼重要了。

考前一晚，我睡得很充足。也順利地考完，把該答的題目答了，不會的題目也有一些，就猜一猜囉！真的是快樂地度過了考試的日子。放榜時——我真的考上了第一志願！

到這裡，是我生命中覺得最快樂的日子。那種「盡心的完成自己該做的事，而不擔心結果會怎樣」，讓我體驗到生命踏實安穩的快樂。

不過，手搖三輪車還有後話。

牽著那輛手搖三輪車，去找黑仔，是在聯考放榜後一週的某天傍晚。

黑仔很高興地將他那輛「野狼125」

丟在一邊，吃力地扭著身體坐上三輪車（三輪車好像高了點），然後，用著那雙有力的手搖著車把，三輪車慢慢啟動，隨著三輪車的速度愈來愈快，黑仔大聲喊著：「我在跑了！我在跑了！」於是，我追著他的車子跑，我們在村子裡又吼又叫，又笑又罵，一直到我跑不動，停在原地喘氣，黑仔還搖著三輪車繞著我轉：「再跑啊！再跑啊！」天色已晚，黑仔的臉已經模糊，只看見那張大大的嘴裡，白白的牙齒，對著天空嘎嘎響著：「再跑啊！再跑啊！」

如果說，高中聯考前一個月，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；遇見黑仔，便是我一生最奇妙的一件事。之後的日子，起伏伏，當自己幾乎想放棄時，我就會想起使勁搖著三輪車的黑仔，張大嘴對著天空喊：「再跑啊！再跑啊！」一路，就這麼跑到現在，成了現在的自己。

感恩授課法師，學佛，讓我的心更穩定；而這篇作業的完成，更讓我體會到：人的生命不是單一的。出現在生命中的每一個人、每一件事，他們或成人的背景，或就是生命裡的一部分。一如黑仔與我，已不只是國中同班同學的關係；那更像是，曾經我贊助過他，而他以他的生命風貌回報——「再跑啊！再跑啊！」鼓舞著我。